

赵丽宏

中国的古典诗词,是最可以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如果把人类的优秀文学作品比作一个珍宝库,那么,中国的古典诗词,就是这宝库中的钻石极品。

当今的中国人,读古诗,背古诗,朗诵古诗,几乎是全民的行为。李白杜甫苏轼的影响,在中国大过任何一位现代诗人。当代的中国诗人,也没有抛弃古人的诗韵,还有数不清的人在写古诗。我的文友中,就有几位热衷旧体诗词写作,而且成就斐然。陈洪法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陈洪法先生和我是同乡。他从小就喜欢读古诗,记忆中难以磨灭的唐诗宋词成为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成年之后,他开始写作旧体诗,在写作中得到快乐,成为他生活中的一种精神动力。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写的诗。他喜欢收藏奇石,让人惊叹的是,他居然为每一块喜欢的奇石创作了旧体诗。他写旧体诗,不卖弄噱头,而是用古人创造的形式写他熟悉的日常生活,抒发真情实感。他的诗并不受严谨格律束缚,而是率性之作,平实质朴的文字,贴近生活的情境,使他的古体诗有了时代的新意。他在诗中回溯往昔,那些艰困的日子在诗中化为一声含笑的叹息,如《破屋有栖》:“嫦娥天望眼,夜半探情郎。疑是东方晓,床前铺满霜。”离乡创业,他也常有游子思乡的惆怅,如《重阳得句》:“薄雾压山沟,霜煎小草头。流星回故地,似箭射乡愁。”虽然身居都市,但他怀念乡村的生活,诗中写过年的情景,是不同时代中相似的记忆:“除夕无眠夜,烟花喜气扬。儿孙欢聚里,老子拥三堂。”人间亲情是他诗词写作的重要主题,他多次在诗中写母亲,如《祭母》:“烛映灵台冷雨飞,堂堂从此聚无机,悲中涕泪呼慈母,膝下儿孙裹孝衣。十里亲常伸挚手,八方邻每助温机……”丧母的悲情,在他的诗中表达得声泪俱下,是率真之作。

天下热衷写诗的人,怀着不同的目标,有人以诗抒情明志,有人以诗斗智炫才,有人以诗为文字游戏,娱乐而已。陈洪法沉醉于旧体诗的写作,为的是抒发来自生活的感受。他把写诗当做了一种生活方式,诗歌给他的回报是诗意盎然的人生情趣,是超然脱俗的精神境界。面对着自然,即便是几声鸟鸣,也能撩动他的诗兴,他能在诗中和鸟对话。且看《点绛唇·人鸟问答》:“掀启窗帘,静观树上啾啾叫,问询鸣鸟,怎把清晨搅?浩荡春风,更比君行早……”人鸟对话的奇趣,只有在诗人的生活中才可能发生吧。(本文为《韵海弄潮》序,有删节)

“雨巷诗人”的感情生活

汪兆骞

戴望舒以《雨巷》名天下,然而其感情生活则让人唏嘘。

新中国成立之初,诗人戴望舒以南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理事。1950年2月,不幸与世长辞,年仅45岁。当时新闻总署、全国文联为诗人举行隆重追悼会。戴望舒还被迫认为烈士,享尽哀荣。

戴望舒在1928年以一首诗《雨巷》获“雨巷诗人”美名。诗云:“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首诗从旧体诗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翻造出来一个梦幻惆怅、小巷中的丁香姑娘。一开始诗人也没有太过看中此诗,只想以此诗对诗歌所谓的“音乐成分”勇敢地反叛,所以写完压了一年才拿出来发表。

《雨巷》一经发表,编辑家、小说家叶圣陶一上眼,便大喜过望,称许该诗嫁接古今,讲究音韵,节奏回环重复,让人赏心悦目,

说此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首小诗也着实打动太多读者,一时《雨巷》名满诗坛,广为吟诵。戴望舒带动了施蛰存等一干现代派诗人,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风行的诗歌流派,并影响四十年代“九叶”派诗人,贯通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河脉。有趣的《雨巷》等诗亦扮演了红娘的角色。一直借住在好友施蛰存家中的戴望舒,早就对其妹施绛年心存爱慕,心性高傲美丽可爱的姑娘喜欢《雨巷》,对诗人却无动于衷。后来,诗人在出版的诗集《我的记忆》扉页上,印有法文“AJcannc”(给绛年),并有两行用拉丁语写的诗句:愿我在将来的时候最后的时间里看到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虚弱的手握着你。

戴望舒破釜沉舟地公开了恋情,表达了追求灵魂痛楚及绝望中的期

待,诗从心底发出炽烈的爱的呼唤,字里行间激荡着爱的真诚。绛年终于接受了诗人的爱恋。

但好事多磨,当戴望舒请父母去施府提亲时,绛年的父母并不应允,长子施蛰存巧妙斡旋,老人最终接受这桩婚姻。1931年金秋,两个年轻人举行了订婚仪式。次年淞沪战争爆发,施绛年提出诗人必须到欧洲留学,取得学

位,她才与之完婚。戴望舒不得不登上邮轮“达特安”号赴巴黎求学。留学间,他站在鲁迅、瞿秋白、冯雪峰一边,张扬左翼文学,并在国内出版他翻译的《苏俄诗坛逸话》《法兰西现代短篇小说》等著作。

令诗人没想到的是,他勤奋读书、大量译介外国文学成绩显著,获得学位归国时,绛年已移情别恋。诗人赴法途中曾有日记记载真情:“蛰存、绛年来送行,船启航之前那段时间,简直难以忍受,绛年哭着。我写了一张纸条给她,喊着:绛,别哭。但它被

风吹到水里,绛年追奔着,没有抓住它……”

这或许是一种昭示,如同那张纸条,终于没被绛年抓住一样,这桩让诗人苦苦等待了八年的婚恋,亦没被诗人抓住。诗不是生活和婚恋,生活需要奋斗才有成就,情感需要经营,才能两情相悦。

经过一段“愁多知夜长”后,诗人多情的心“又被流莺唤回来”。他爱上好友、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小说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他找到另一好友杜衡,代表戴家去穆家说亲。很顺利,穆母接过礼金,

让女儿丽娟去买了钻戒,不久即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举行了婚礼。不料因两人年龄相差较大,被诗迷倒的丽娟发现诗与生活不是一回事,认为“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从不说,很少谈话”,当时的斑斓的色彩变成琐碎凡常的生活时,诗人也失去温情,甚至连丽娟老母病故,他都没去看上一眼。丽娟彻骨心寒,执意离婚。诗人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悔自责,虽然殉情被救,也未挽回破裂的婚姻。

1943年阳春三月,戴望舒在香港又与杨丽萍(杨静)喜结连理。此段情缘来得自然。戴望舒因在港宣传抗日救国,影响甚大,日本人将其逮捕入狱,对之严刑拷打,诗人宁死不屈,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香港爱国者的斗志。在各界积极营救之下,戴望舒昂首走出监牢。后供职香港大同图书印务局,与同事、十六岁的杨丽萍相识。考虑该印务局属日本产业,怕杨遭遇不测,建议她辞去工作,到他家当助手抄写文稿,杨丽萍仰慕诗人的爱国精神和人格,认为是可信赖的人,便答应下来。日子一久,产生情愫,走进婚姻殿堂。

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诗人珍惜与杨丽萍的情感。后在他被自己人诬陷,几次失业,被疾病折磨之时,妻子一直守护,不离不弃,诗人真正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但后来杨又爱上别人,戴杨友好分手。不久,戴望舒携两个女儿,与诗人下之琳离开香港,北上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开始新的生活。

每天处在大量的信息之中,我们常常有被信息“淹没”的感觉。如何在喧嚣中把握好自己值得每个人深入思考。

分享一则木匠的故事。木匠的生意非常好,每天从早到晚院子里锯子声和锤子声响成一片,地上堆满了刨花和锯末。一天晚上,木匠站在一个很高的台子上和徒弟锯一棵大树。一不小心,他

手上的表带甩断了,手表掉在地上的刨花堆里。当师傅手表可是贵重物品。木匠赶紧和徒弟打着灯笼找,怎么也找不到。木匠没办法,说等天亮了再找吧,随后收拾工具准备睡觉。过了一会儿,他的小儿子跑过来:“爸爸,你看你看,我找到手表了!”木匠很

奇怪,问:“你怎么找到的?”小孩说:“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玩。院子里很安静,我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顺着声音找过去,一扒拉就找到了。”

在喧闹的环境下,我们常常心神不宁,很难集中注意力。就像木匠,在杂乱的环境和焦急的心境之下,无法听到手表指针走动的声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喧嚣的环境中,需要放松心情,让心灵沉静,方能找到生活的本真。这正是宁静的力量,对此,武术界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以静制动”。

人生也是如此。经过岁月,我们生存在宁静的状态下进行沉淀,如同打磨、整理作品。我们时常感觉浮躁,这是一种漂浮不定的心灵状态,带着这一状态工作与生活,往往过于关注今天的幸福与快乐,过于计较于每天的收获与满足,追求即时性的快乐与满足。有一种美好叫等待,等待花开,等待人生花季一天天走近。生命需要成长,人生需要历练。幸福人生需要储存,酝酿一个个今天,让它发酵,而不必非要逼自己急于今日就成功。

很多人梦想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操之过急正是宁静心态的大敌,它使平静的生活转变为一场焦虑,于是岁月静好不再。生活中有一种智慧叫“世相万变,我心不变”,在“我心不变”之中,我们能够体会并且享受宁静的力量。

宁静的力量

石文龙

第三人称

有一年我去泰国,发现那里的华人说中文的时候很少用第一人称“我”,他们不说“我要”“我想”“我希望”……而是说“小李要去吃饭了”“小李想休息一会儿”“小李希望”……一开始以为他在说另一个人,结果才发现他是在说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但渐渐地却发现了其中的妙处。

记得以前儿子学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说“我”,而是说:“安尼想去玩”“安尼饿了”,经常指着墙上自己的照片说“安尼你好”。直到上了幼儿园,才在话语中多了“我”,那时,他会很奇怪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辨认:这是谁?

想想那个没有“我”的时候,多么纯粹和清纯,也许那就是人性本来的样子吧,一种真正的“忘我”状态。

我们是在和这个世界的相处中渐渐找到“我”的,从舞台的边缘往舞台的中央挤,站在C位意味着一种“成功”,但是这个舞台是一道“窄门”,让很多人立即感到了“我”的失落,“我”在不住地大声呼喊,想让全世界听到“我”的声音,直到被这个“我”的世界全部淹没。看这个世界,换一个人视角,换一种人称,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从“我”到另一个人。

这之后,老梅在日常生活特别是书写中,“我”越来越少了,用“老梅”替代“我”,像是在一个喧闹的舞台上,突然跳到侧幕看另一个自己。

多年下来,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周边的各种似乎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像是用第三只眼看世界,多了一分客观,少了几分“我”字当头的急吼吼。当一句话刚要说出来的时候,先审视一下“主语”,自己在内心里先打量一下,这句话是否合适,特别是一些要求,是不是合理,当答案是否定的时候,自己便将这个要求先“咽”下去了。

用第三人称来进行表述,先对自己有了一种客观的要求,避免过于任性的自我膨胀,先打量一下自己应有的分寸,站准位置,把握分寸,在一个天然的关系网中,少了自我纠缠的麻烦,沟通起来也就更加顺畅了。

人往往最难认清的就是自己,过于自恋和过于自卑都会成为问题,也没有人可以一直对着镜子审度自己。于是,用第三人称来指代,天然的一个自省角度,让自己看见“我”的真实面貌。用第三人称来看世界,用第三人称来表达自己,许多时候像是看着另一个人在表达,所以表达一旦遇挫,承担责任的似乎也像另一个,自己可以很轻松地从一个失败感里走出来,因为那似乎只是另一个人的挫折,而作为旁观者,自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个“复盘”,像所谓的“旁观者清”,看到问题的所在,然后认真地去“补漏”和纠错。

老梅现在热衷于用第三人称来记录事件表述观点,目光跳离了“我”,借着另一个人来观察世界,表达思想,视野似乎也开阔了。

从学会用“我”到学会“忘我”,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回到“看山是山”。学会“忘我”,学会用另一只眼看世界,看自己,也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呢。



午后阳光 (插画) PP 殿下

我是静安公安分局大宁路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在我的工作中,大部分的求助都是因纠纷引发。在社区无法调解的情况下转交到我手上时,通常都是些让人不愉快的事。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和气,和居民们打交道多了,他们都喜欢叫我“邻家小兰”。

去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接到居民陈女士的电话。她儿子小聪将自己反锁在房中,用尽了办法就是不开门。实在没办法,只能向我求助。隔着电话我也能感受到她的焦虑,原来,小聪放学回家后,由于期末考试成绩不甚理想,被妈妈责怪了几句,便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听着陈女士的叙述,让我突然想到了曾经的自己,之前的我也喜欢用一种成年人的口吻教训女儿,使得母女关系十分紧张,最后在改变了交流方式后关系才有所缓和。于是,我拿出哄女儿的方式隔着房门和小聪进行了“笔谈”。

“你好小聪,我叫吴晓兰,是一名警察,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告诉我哦!”“我可以相信你吗?”“当然可以,不过能不能让我进屋和你聊聊呢?就我们俩……”纸条在细细的门缝间不断传递着,渐渐地小聪对我打开了心房,并同意我进房聊。

在相互的交谈后得知,原来陈女士对小聪期望值非常高,要求严

苛。只要考试不理想,陈女士就会责怪他没有用,为此还专门给他转了学,可到了新学校,小聪发现自己更加跟不上老师和同学的进度,学业压力越来越大,而成绩却每况愈下。那天,由于期末考试不理想,回到家中就是一顿责怪,陈女士还表示要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小聪

邻家小兰

吴晓兰

顿时害怕起来,这才将自己反锁在房里。

看着小聪因为害怕而不安的样子,我决心要解决此事。我将小聪的问题告诉了陈女士,陈女士惊讶万分,她没想到自己的独断专行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给了孩子这么大的压力。面对一脸茫然的陈女士,我拿自己与女儿的交流方式和她分享。多次上门沟通后,陈女士逐渐掌握了与孩子的沟通方式,表示愿意留出时间去倾听孩子的想法,遇事多和他商量;而小聪也因重新回到先前的学校,重拾信心,放下包袱,学业也恢复了正常水平。

在一次走访过程中,我意外地结识了李阿婆。她与儿子相依为命,但李阿婆的防骗意识特别强。第七

十日谈

今日马天民

责编:刘芳